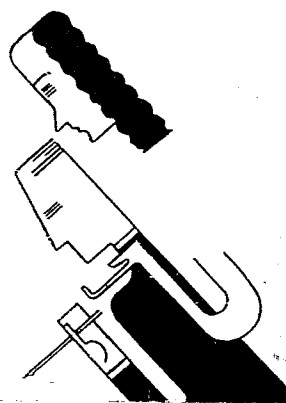


在 被 窩 裏

第四種

傅紅蓼著



種四第書叢分九秋千

裏窩被在

著蓼紅傳

行發社版出秋千海上



媚兒眼

著 蓼紅傳

每 冊 六 角

上海卡德路一五三弄四號

秋 出 版 社 發 行

+ 9224

在被窩裏

● 前言 (代序)

老實話，爲了生活，我於是才寫文章：到現在，已經是六年過去了。

在六年之中，寫的零碎文章，總計約在二百餘篇左右；但中間，始終是沒一篇使自已可以滿意的，所以便也是那樣任意的拋置在書篋裏；造成自己一種殘忍地，對於心血忽視的惡習慣。

當然，這種惡習慣的造成，也具有一種相當的理由：第一，筆者是未曾參加過任何派或是任何社；既失掉背境的吹噓，則難免會長久地徬徨於文壇大圍牆之外了。這樣徬徨地結果，很容易養成一種作家們的自信的消失，自己心血任意拋棄，便也是很平常的事情。第二，文壇好比生活圈，踏進生活圈，是須要着某種技能。可惜筆者念餘年踏進人間世，除了到處捧着那顆熱烘烘地心，與一切接觸外，某種技能的修養，是非常之缺乏，於是這些零碎文章，便也跟着自己飄泊，飄泊到現在。到最近，爲了應九分叢書之徵，始在二百餘篇當中，揀出十篇，預備付印。當

然，這十篇並非可以使自己滿意，不過追憶到當時寫的時候，情感衝動比較利害，便也覺得可愛了，所以現在有機會，也很有勇氣把牠印成一本小冊子。

在十篇中，另外給分成三篇：便是（一）狂言篇。（二）沉淪篇。（三）唏噓篇。第一二兩篇，大半寫在大晚報上的；第三篇裏，則係從前在真美善雜誌及良友月報上發表過的。文章均粗劣不堪：但說是一些生活上的遺跡的攝影，則似乎並不勉強。

書名爲『在被窩裏』，初看似不大雅：不過仔細咀嚼，則也未常毫無可取，人生，原也不過如此，『在被窩裏』，何曾窺不到人生的全部呢？

時代，急銳地前趨，文章便有了『意識』的區別。我以爲對於生活有老實供認的文章，也未嘗都不可愛，而且人還是離不開生活呢！不過，這裏要附帶聲明的，這十篇文章，都是一九三四年前寫的，一九三四年起，筆者已決意不再寫這類文章了，所以無論如何，自己總覺得很可愛。

青年，對於人生都似乎不會有比較清晰地認識，便扮演着許多煩惱來：所以這本小冊子，預備送給在人生大道上徬徨地青年男女！一九三四，四，念。

狂言篇

● 在被窩裡

時候跑的眞叫人會發驚的喊着快。會幾何時，嘴裏竟也會冒着煙，小便在牆角底下，還一息猶存的吐着氣，大概，大概是冬天了；提起冬天，我便記起章衣萍說的：「春天來了，連女人的屁股，都懶得摸了。」同時又會想到墮機身亡的志摩徐詩人說的：「暖烘烘的，我就喜歡摸那一團肥腫的兩片屁股」的這兩句話。在冬天，不但會凍僵了我那隻窮筆管，就連夜裏應當作的事都懶得作了。

臉朝着床頂，妻暖烘烘的躺在身旁，空氣是十分暖和。一個轉身，冷冰冰的一條腿，碰在我大腿上，鬼般一聲叫，被窩裏我發覺了一種蒼海桑田，和被窩裏的千秋來。

熱水汀的暖氣，在皇宮般一間臥室裏，會那樣獻着殷勤，暖烘烘的滿室春風。

直綫美的矮臥床，輕鬆鬆舖着鴨鵝絨褥子，上面筆直的疊着巴黎緞的鴨絨被。兩隻二十英寸長的合歡枕，含着笑躺在那裏。在這裏上面如果更躺着一對年青的，忘記了世界上一切的男女，睡在上面，誰不說這是安樂宮，暖烘烘的在被窩裏，比誰應當都會來得甜蜜，而且肉感。但是人，根本是個古怪的東西，有了鴨鵝絨，便想比有鴨鵝絨還暖的東西；野性的有錢丈夫，寒夜裏，時常會往外頭跑。在被窩裏，妻子一個人孤伶伶的抱着枕頭，灣着膝，閒着整個玉體，在憧憬着新婚的那時代。抱，緊緊你抱，吻，幾萬個吻的時代的暖。然而現在呵，鴨絨被只蓋着一個她；翻個身，是自己的玉背，再翻身，只碰着自己的乳，暖之中，却只是冷，有誰來偎着那凍了的脚呢？這暖烘烘的被窩裏，却失掉一個熱，剩下的只是冷冰冰撩人！……

誰說的，竹床上的草褥，木頭枕，破了的棉被，在亭子間裏，或是任何一個小房間，看起來比冰窖還要冷似的，誰相信這裏還有熱？但是在沒本事窮透了沒出息的丈夫，外頭是沒處跑了，對着黃臉婆，還會那樣運用着新婚時，溫柔的手段，來

溫存這舊了的妻。冷氣由被低會射了進來，一隻死般的小腳，會撒嬌的向着妻的大腿縫裏放，兩隻手依然是曉得風流，儘向着乾瘦的，妻的胸前插。「躺過來吧：緊……」這不比新婚時還會來得有藝術。熱烘烘的一對窮夫妻，都會在冬夜裏，水凍成了冰的時候，大家抱得那樣緊，表示着親愛。冷冰冰的被窩裏，躺着一雙熱烘烘的夫妻，窮人的被窩，比有錢的多情，有春意，誰敢不承認呢？冷冰冰裏，蘊藏着熱……

再來，又會念想到 *single* 的被窩裏來。冬天，冷氣走遍了人間，無論有錢的，沒錢的單身的青年，在晚上，身體第一次同被窩接着吻的時候，普通的，都會發出一種嘆聲來。這嘆聲，誰都能理會到這底裏的深奧。但是，青年都是聰明的，誰都會找枯燥的慰藉，郁達夫「沉淪」裏的把戲，大家都在被窩裏裝着春意。*single* 的被窩裏，告訴着一個世紀病！

同時，在一個青春少女的被窩裏，粉紅色的春光，總不叫牠洩露了一些些給人

家。每天晚上，窗外的雪，是鵝毛般飄，冷氣摧毀了少女的情懷，胸前露着那一抹粉紅的短衣，孤凄襲着了芳心，懊惱的冬夜困倦了心情，擁着兩頰上的一片紅霞，「啾」的一聲，向着被窩裏鑽，這黃金的撩人的一幅少女倦睡圖，幾百個的冬夜，那能找到這樣一個境地。在這種被窩裏，輕鬆鬆的青春在慢慢消逝。這也一樣的單人生活，却又是一番冷冰冰的叫人感到人生的毀滅！

還有，還有什麼呢？妻一隻冷冰冰凍僵了的腳，又碰了我一下，啾的一聲，我驚斷了我的幻想，爬出被窩，冷冰冰的扭開電燈，抱起筆桿便寫。朋友們，你們覺得這肉麻嗎？要在肉麻的當中，領悟着那人生的神祕，以及活的大事體，人生根本就像一個被窩那樣肉麻呢！

被窩裏演着冷與熱的變幻，人生也儘量的演着冷與熱的幻變！

● 床和頭髮

當一個幻想投到你的腦海裏，正像一湖靜水擲進一塊小石頭般的，會把湖水掀起無限的波紋一樣。深夜裏，窗外的秋風秋雨灑着，寂然的，一種說不出的感觸，會把我引到那某種的境地裏。

想，毫無顧忌的我想。

我想，我想假定我做……我做什麼好呢？做女人，做大官，做爸爸，做革命電影批評家，做摸屁股的文學家，做十分滑稽，而必需同官場往來的藝術家，或是做頭狗，一個蜜蜂，……這些都不成；女人多肉麻，大官多尊嚴，爸爸必須養兒子，而我又是不喜歡大官或是其他的人。於是我對於一切有知識，有感覺的動物，都沒好感，我還是做一個呆笨的日用品吧！思想像一叢蘆葦，我急了，在床上動了動身。

.....

床，在腦壳裏出現了一下。我居然想做一架床鋪。

於是一架非常精美的，柔軟的，上面鋪着鴨鵝絨褥子的床，排在一間十分雅緻的屋子裏。年青的，瘋狂的一對新夫婦是這樣結婚了。又愉快，又羞澀，貞節在匆匆中摧殘去了，結果是一個痛。

日子過得很藝術，新娘比從前勇敢得多了，在鴨鵝絨的褥子上，她緊促的呼吸，惶松的倦眼，緊緊的摟，深深的吻，女人的祕密，天下女人的祕密，盡量的扮演給我看，結果是愉快。

肚子痛，打散了頭髮，在我身上滾，懊悔，懊悔從前的愉快。忍着吧，只要忍着這一些工夫，便做媽媽了，醫生這樣吩咐着，用着勁，叉着腳，一陣昏，一個人便從那個世界裏溜到這個世界裏，開始，一個開始，結果是恐慌的生。

焦的皮，疲的骨，從前的快樂，只在這一瞬間的掙扎裏，儘量的細味着罷！多吃虧，多氣喘，多淒涼，兒子，媳婦，妻，爸爸，媽媽，這一大羣圍着喊，喊了還

不夠，加上哭，心裏想再活兩年罷，但是……但是一股氣塞着，從這個世界跑到那個世界裏，結果是完結。

人又是多凶惡，人的祕密又是多麼不容易曉得，人能叫人死，人能叫人活，但你沒法子治他，更沒法子征服他，常常的，一個人含着一口氣走到黃泉底下去。人簡直是世界裏的一頭瘋狗。雖然我自己現在還是人，將來依然是個人，我想到可惡的人，便不能不很很地罵一聲！但是一個人從開始到完結，他一切，逃不出一架床，他的真相，也逃不出一架床，床至少，是人的監督員，並且是並不兇很的監督員。

時常，我更想到一個人的態度，無論對什麼，只受是「傍觀」最公平，床，便是一個很傍觀的一件東西。他從人的生看到人的死，一些都不加以驚荒或是加以無謂的歡娛。他只是看，盡量的看，可是有多深刻啊！我想我要是做隻牀，我是多愉快的，我在人生的底下去，一直看下去。……

窗外的秋風秋雨，來勢比較更爲兇猛；我定定神，我自己也躺在牀上，我接接頭，撫摸着寸來長的頭髮。我想我假定做了牀，是這樣：假定我們做了頭髮呢？

頭髮，在每個人的腦袋上，長，拚命的長。剃了再長，一個人到死，也不知長過多少次，於是剃頭的次數便是那麼多。

什麼事，只要有耐性，總能給你達到目的的一天，惟有頭髮，你便是把剃頭刀掛在額子上，天天的剃，時時的剃，刻……分……秒……不歇的剃，牠却依然是在長，並且是愈剃而愈長的利害。頭髮是除不掉的，而且是征服不了的。頭髮：比什麼大英雄革命家，或是一個民族文學家，都來得勇敢，不懂得喊口號，或是寫漂亮的文章，來表揚革命精神；牠只是黑黑的，軟軟的；在不息的抵抗。

世界上找不到像頭髮那樣有耐性，有抵抗精神，那樣永久的東西或是人，而且還要像牠那樣渺小，渺小得不會給人注意着。

假定：假定我做了頭髮，我將不受任何人的壓服，我將抵抗着一切，頭髮又是

多可敬！況且做了女人頭上的頭髮，蜷蜷的，日夜裏擁圍着那玉般的頸項，又是多幸福。我平生最愛的女人的頸子啊：假定我做了頭髮，我將永遠地跟隨你！

……
檯鐘打下了三下，死寂的夜氣，使我定惇，我於是理理我的頭髮，終於睡在牀上了，一切都讓牠走過去。

● 自殺與當當

「一」自殺

「告訴你，這個破題兒第一遭」。這句似傳奇而又似詞的句子，也不知蘊蓄着幾許趣味。端的兜起了我心靈上無限的往事與前塵。當西風悄悄的從我窗前飄過，那餘情挑起了那欲腐的窗幃，向我深深地投個冷笑；告訴我，我逝去了的往事，已不重來。又當那月灣灣的向那窗縫射進來的時候，那纏綿的情緒，映到我短榻之前

，向我鄭重地加個警告，告訴我，我死去了的前塵，將難再來！啊，當我這受了創傷的童年回憶，在腦海裏作無力掙扎着時，那生平中最值得紀念着的事兒，便輕幽幽地浮現了出來。自殺，那第一次的自殺——

當然，自殺這並不是娛樂的一種，可以當作消遣的。這在四年前的一天，我實行我第一次的自殺，也便是我生平只有一次的自殺。

那時候，粉紅色的夢，緊緊的追隨着我。在江南，桃葉綠油油的在將殘的桃花瓣的粉紅叢中，逗着青春；燕子在絲絲的垂柳之下殷勤的陪伴着柳絮飛舞，我很驕傲的戴着黃金的帝王冠冕，睡在象牙的宮殿之中。誰知道，物質上的使你忘記了一切時，意識還會在擾着人呢！煩惱，莫明其妙的煩惱偷偷地低訴着說，要和我訂下私盟。

晚上，天上稀稀的亮着幾顆微星，街頭的殘柝，已在敲着三更，我躺着是還未曾入夢。一條，一條斑紋的長蛇，竄到我的心窠裏來，一股沉悶，沉悶得我只想自

殺。在我的週遭，我覺得都討厭，簡直討厭得說不出來，因之我決意自殺。

.....

我覺得我自己太不值得；官，女人這人生中必需品，我是沒得到，更而連個知己的男朋友都沒有，我找什麼來做我的愛好呢？一個留聲機器或是照相機罷？留聲機一架，值得我寫一年的稿子，照相機呢？當然也一樣的貴重，結果我的愛好，依然是沒找得.....

不提這生性的一切罷，我終覺得這個編輯也做得太可憐了；做稿子，看稿子，發稿子，剪刀，漿糊，紅墨水，我的精神，簡直完全給牠吸收去了。但結果，還是這樣顛簸的，毫無生氣的，支撐着。所以我覺得我太可憐了，當了一個編輯.....

.....

於是，我決意我自殺。

自殺，是要借某種的力量才行。我很有勇氣的，像個武士奔馳到戰場般的那樣勇敢，我想吊死。吊死，一個迅速的影子在腦子一轉，「又未免太苦了喉嚨，況且

死在寓所裏，叫別人看着也難受。」我爲了悲愁，我便悄悄的跑到街上去。投河罷，可惜我又會溺水。投河既然不好，當然要另想別法，一時我想吞鴉片。但是生着是不吸鴉片的，死了還要染上臭名嗎？那麼躺在馬路上等汽車來輾罷？汽車輾死，不知道汽車裏坐着某一種人，如其是姨太太：我死在她們腳下，多冤枉。因之汽車輾死，我便也不情願了。然而究竟怎麼樣呢？我看天色已經轉成白色了，我恐怕被人看見，我決意等到有機會再去死，於是第一次的自殺，便這樣的一個經過，我想，我假使再有第二次，又那裏會有這次來得有風味呢？

(一)當當

自殺，究竟在第一次沒實現，我活着到現在，一切不像生前那樣桃色了。我的感覺，只是一個大麵包！

記得這是一個初寒的傍晚，妻告訴着我：家裏的無論什麼都完了。完了不能不想法子。薪水剛發五天，還債已經都弄光了，再借是開不出口，於是我們便想走「

畢店」。在破皮箱裏，搜出妻的一件舊夾襖，問題可發生了，叫誰去當呢？妻一句話不會說，只有我自己了。哎呀天呵，從投生到那時，當店只是相逢的一個門面，裏頭是從來沒走過的，難道便這樣？我終於挾着那一包用報紙裹着的，走出了大門。

左轉灣，迎面「××押」三個字，便在眼前。在門口我怕碰見朋友，我簡直生人都怕。怎麼好，兩隻手心裏都是汗，一口冷氣只在喉嚨裏滾。『怎麼好，怎麼好，……』——一直是怎麼好，我在店門口，來回的走，次數我都忘記了。我看見路上人看我，似乎是都在等待看我跨進去的那齣醜劇。但是米柴……我吐口氣，我撐撐腰，我咬着牙根，昏昏然我已經站在只露着一個頭，而散着無數根鐵條的前面了。

一包，我由鐵縫中遞了進去。那個人——據說是叫朝奉——向我看了一眼。

「喂，當多少？」兇很的，嚇了我一跳。我想，夾襖雖然舊，做起來連工錢也只

十二塊，於是我說：「五塊錢罷！」

「不要，你熱昏了罷！」一包接着給擲了出來。一股熱氣，在肚子裏跑。我想打，我想罵，但是我不敢，於是又說：「你說能當幾塊呢？」

「二隻洋，多不要！」

「三塊錢罷！」我自己似乎在同人求乞。「不要，」的聲音，提醒了沒米的恐慌，「兩塊錢：」在我腦子裏晃。

「好，當給你罷，我就來贖的！」

「唔，灰色女夾袍一件，兩隻洋。」像唱曲子的聲中，我接着兩塊錢，昏昏然我又走了出來。那一種氣味，到現在還沒忘掉牠。

當當，到現在，我已經很內行了，回憶着從前的這一幕，至低在我愈感到興趣。

沉淪篇

●紅蓼花開

『人生如其真的不是騙人的一件東西，大家在歷史上，都將要成爲一位英雄，戀愛更不至被大家視爲這樣神祕了！』

——Sir Walter Scott曾這樣說過。

人生，本來是這樣靠不住的；來了只一瞥，去了也只一瞬，人生應當要熱，你想什麼便是什麼；你能追緊着你戀愛的迷夢，這是你的本能。從春到冬，從冬再到春，你紀念着你個人的某個時期寶貴吧！人生，僅僅只是一個熱！

故事只是這樣的平凡，平凡得我不知道再有平凡！

春天到了，花是開，草是活，我的感覺是紛擾：夏天到了，風的熱，汗的臭，我的咀嚼是疲乏，冬天肅然的來臨，雪的飛，冷的抖，我的週遭是死寂。惟其這秋天呵，被人們摒棄的秋天呵，葉的落，雨的飄，我的意志是興奮。本來，人生是騙

人，人的意志是自私，你愛着你的所愛吧，這是你的權利！

這的確，秋是一位殺神，更是一位自私的妖魔，百花都被摧殘得七零八落，風和雨更幫助在施展神威；而江畔一叢叢的紅蓼花，却泰然的在發長！

蓼花開了，江畔是這樣枯寂；獨有牠，血般鮮，火般紅，招惹得人怪難堪的！多難堪，在蓼花叢中的一隻小舟上，韻緊緊的睡在我的懷抱裏。

絲絲的蓼花，顫拂在我的肩頭，正像海上游雲般那樣相逢的適巧。小舟在水面上浮蕩，也正像人生的跳躍的平常，我和韻也就這樣的相逢着。

蓼花開了，多有趣，韻是一個這樣年輕的女孩子呀！圓圓的臉，活的眼，瓊般鼻，月般眉，小小一隻嘴，細細一把腰，粉白的雙頰，在血汪似的紅蓼花叢中。韻，我不能放開你，你能離開我嗎？戀愛本來比放了韁的野馬還狂放，管得了嗎？我不管韻是一個已經訂了婚的女孩子，韻同樣的不能管自己。瘋狂的，自私的，我倆在繼續縱放我們的豪情。

一件事，如其都這樣的平淡和安靜，人間裏便沒有春和夏，秋和冬，而我更沒有這個自私的秋天了。人的來，是這樣，人的消滅更是平常，我是韻私情的爆發，更比時季變更的還平常！

蓼花開了，多急人。韻是被她爹緊守在深閨裏了。真混賬，一個訂了婚的女子還戀着別人；一個男子偏要戀着有了主的女人；但是呵，你肚子餓了不能不吃，身上冷了不能不穿，靈府的需求，你又怎能不給予呢？

在江畔的紅蓼叢中，韻偷偷的這樣哭訴：『你說吧，怎樣呢？……』她更告訴我，她的未婚夫預備暗殺我，她的爹爹說我的無聊，弄文字的人，至少是無賴。但是怎樣呢？我只知道照我的意志走，除了相處沒法子。我不願顧慮到一切，我只知道戀！靈府情緒的奔騰，上帝都沒法子制阻牠！

拚命畢竟是成功的結果，青年人只要曉得幹，勝利在前頭對你笑。威迫只是兇，善誘只是笑，惟有自己的努力，才是真誠的安慰；年青人太胡幹了！韻的爹一直

堅持反對着，韻的未婚夫（當然這只是單方的，一時的）更強暴的不情願，然而這有什麼用的呢？秋天去了，蓼花謝了，我們在秋消失中，沉浸在相思苦腦中。我恨冬，冬天來得太快，把秋斷送了，把我們置在死寂中！我倆依然的這樣熱戀着，不管他過去，更不空幻着未來，我倆只享受着現實。一直又是秋。

蓼花開了，多興奮！『小孩子們真沒法子想！』韻的爹被我倆的強硬，在秋天裏征服了。他允許給她未婚夫提出解除婚約；甜蜜的，昏沉沉的我倆便也結婚。在整個的秋天裏，度着我倆的蜜月生活！

黃花般的開，黃花般的謝，多可惡冬天又把秋給嚇跑了。在秋以外，大概都是我的命運的遭殃，戀愛是在前頭笑，麵包是在後頭哭，我慚愧我的無能，我更不能不想法子吃，於是我挾着我的妻，年輕的韻，在春天裏，共同的漂流到上海。

葉子都在落。送了殘紅，雨裏還風：蓼花又開了，大家都在感傷，但是我被生活壓迫得沒處哭訴！朋友都怪我為什麼整天的只在寫稿子？朋友們，你怎知道，我

生活不安定，不寫我得餓，我不想虛榮，更不想什麼，我爲了麵包呀！但是，我並不怨恨，或是悲傷；我看着我的妻，年輕的韻，在這時候我只感到一種興奮，愉快，溫和，甜蜜……

蓼花開了，這是我的一個黃金時代，我欣慰，我快樂！

紅蓼花開，這是一個秋天，這是一個我的時代，這是我的名字，這是我與妻的紀念年頭，我倆預備歡迎秋神，等待同秋神作別來一年的歡聚！

● 梅花明月湖邊

是去年，也是冬天，碧澄的西湖，捲着無限深情的微笑的波紋。頭上是明月，底下是靜靜的一雙影子。我不忍將小槳有力的划伸，擔心着把圍繞着我倆一切的美景的消沉，於是停槳收舵，小艇在橋傍邊，便很疲倦的休息下了。清涼的冷靜呼吸，還收留着暖烘烘的一對我倆。一個在小艇之前，一個在小艇之後，由湖水反映到

臉上來的微光，大家都帶着些悲哀中掙扎出來的那片刻的歡娛，——人生便只在一刹那！

微風從孤山那裏，帶來了一些醉人的梅花香味，甜蜜蜜的，這正像初嚐着處女的舌尖一樣迷惑。一顆心從明月底下漸漸飛到那粉紅花瓣的梅樹叢中去。小艇便由這美麗的境地，搬運到更美麗的孤山前頭來；遙首看得見梅影橫斜，低頭便會照出細細波紋中的那雙小影。從遠處傳來不時的一兩聲村犬叫吠，比較在天方夜談式的那座魔宮是一樣的興奮，而各別的感覺到麻醉的舒愉。

梅花，明月湖邊，在眼前我的 Reflection 裏，我會喊出來：『今年究竟還不如去年，窮和無聊那是不用說，雖然眼前是有着事情做，人却不像從前那樣天真了！』

那時候，似乎還記得，小艇就那樣溫柔地載着我和韻，這一雙剛剛結婚，而且窮得不能告人的小夫婦倆，在孤山前面，靜，靜靜的坐着。自然的空氣也會刺激得

人不能永久的安靜着。韻，一個轉身，像春風般的投到我懷裏來，她那剛剛破了的少女心懷，大概禁不住這動人一切的引惑，含着醉人的紅暈，伏在我的膝頭上，叫我把帶來的巧古力糖，掏出來給她吃。

梅花，明月，湖邊，沉醉了我和她，我伸手掏着糖，在那裏我却把一張當票掏出來了。韻十足的驚奇着，她陡覺得在這種人間不可多得的一剎那，居然還有物質的遺跡，這的確是一件缺憾！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？在古代的美人臉上，往往喜歡她長着一粒黑痣，太美麗了，反會感到美麗的不堪，我吩咐韻：「好好的吃糖吧，我填首詞。」

甜蜜蜜的梅花香，雪白的天上明月，一望無餘的湖水波紋，在上面，我蘸着韻粉盒裏的胭脂，用湖邊採下來的一枝摧殘去了的紅蓼花枝，在當票上面，我襲着湖的西江月原意，寫下這樣一首詞：

「棲止湖邊此夜，

重來未卜何年？

風流一我與身閑，

慢道黃金可換！

世事人間俱幻，

此心到處悠然！（借原句）

孤山石下月當前；

看到梅花片片。」

梅花，明月，湖邊，多豪放：從這首詞，我更會想到我們倆還沒離開上海，到杭州來的前夜，韻搶着要念我的那篇日記。雖然，是那樣一種齷齪的生活，但無論如何，比今年總覺得有以自慰了，日記上一個個字寫着：

「我從來不寫日記，爲了紀念新婚裏的生命，我便想寫。」

結婚後，賣掉了一件心愛的，祖親遺留下給我的一尊金佛，決心到杭州去。年頭變了，祖母那裏有妻可愛呢，我究竟是個不像人的人呀！動身後，決意到外頭飄蕩去；我也該同文藝界接近些了，因為金佛再沒有第二尊，自己除掉寫文章，更沒有第二種的本領。（離家前的一小段）

船離開馬尾，我便同故鄉分離了。羅星塔，常門，五虎，金剛腿，新婚後第一次在外頭留宿。藏在客廳裏，讀着東亞病夫譯的「肉與死」，一顆心早就飛到她身上去。此後當切實戒勉，不然讀書既然沒心，寫作更不要說了！睡覺時，感到心的煩燥！

究竟，米粉肉般的上海，又給我踏着了。行李，搬進了大中華，我便想去看幾個朋友。韻強着我洗個澡，擦背並不用別人，又感到一種愉快！陪着韻在華新理了髮，照鏡子，很年輕，翻轉身，我想吻韻，眼睛裏站着一羣白衣裳的理髮匠，懷恨和討厭人類的念頭，又一次的浮現出來。

馬路上，碰見童時學友，窮得一塌糊塗，他說要到北平去。請他吃頓晚飯，送到火車站，買好票，我便走回來！

這天，天氣陰森森地，在大東門口，聽見女人喊我的聲音，一回頭，原來是不
吃肚子圓溜溜地腫着，這孩子大概被誰騙了。

旅館的房金沒付，跳舞女也不能做了，她不向我借錢，只叫我把皮大衣替她當一當。挾着一件女人皮大衣，走出大東，向左轉南京路，向右轉貴州路，穿過去新
世界後面，在「坤昌」裏，握着四十塊，茫茫然我不知道怎麼一回事？回到大中華，妻出去了。一個人站在月台上，向着馬路上吐口沫玩！

晚上，接了五百多個吻之後，煩惱又來了，韻說金佛快完全消滅。咬着牙，到大三元來吃飯，馬路上我看一個車夫，一頭小狗，似乎都比我強，職業原來是那樣要緊！杭州回來後，絕對的要努力拚命一下！

理箱子，抽出一本新詩，總是念不下去，新詩的天才，我太沒有了，新詩我簡

直不瞭解！

挾着一卷稿子，又碰見 Betty，她說：「Monday 問着我」。我告她，我已經結婚了。走到光華書局，再到現代，新月，稿子沒人要，脫下金鋼鑽結婚戒指，走到「永豐」，換了一張當票寫着八十元，回到旅館，我想我爲什麼這樣呢？老是振作不起來，今年歲數也不小了，照這樣……。底下話，我自己不情願再肉麻自己了！

預計今天晚上到杭州，日記便不寫了。我沒有文學的朋友，所以沒有文學的話，只是一些肉麻當有趣的東西，這對於人我都沒益處的！

下午在床上休息，朋友來看我。慌忙中，我穿了妻的衣裳！」

梅花，明月，湖邊韻看完，笑得連眼縫都沒有了，她說：「不要臉，人家是文學家，你呢？」我回答：「我是無家可歸呵！」大家感到一種酸悽！

梅花，大概又是香，明月也一樣明，湖邊現在缺少了那一隻不知世故的小夫妻，生活多可怕呀！

唏 噓 篇

● 唏 噓

濃豔的花，盛開在風雨飄搖中的春天，自然這是不幸；黃鶯兒的婉轉歌聲，豈知竟擾斷了深閨少婦的蜜夢，自然這也是她的淒涼。人們也一樣的不幸和淒涼，在那不知名的道傍掙扎而徬徨。其實，掙扎是爲着何來？徬徨又爲的什麼？凋殘了女人家的容顏，獻媚是已經沒用；在兇惡得像狼一般的巢穴，棲息簡直是妄想。失了舵的船，沒了輪的車，將永此的沉淪而消喪，將永此的沉淪消喪！

當然，我並沒有花一般的濃豔，但我着實在風雨飄搖中的春天盛開過。更其我沒有黃鶯兒一般的婉轉歌喉，但我的確却曾擾斷過深閨少婦的蜜夢。我也曾學過凋殘了的女人的獻媚，我也曾跟蹤的踏進了兇惡得像狼般的巢穴要棲息。結果呵，我那柳一樣瘦的身軀，只是滿了說不出的傷痕；快乾涸了的意識的小池，也只是掀起

了無數的波紋。

朋友，你討厭我嗎？不必，不必。要我不見你，要我不再踏進你這黃金般的園地，很容易，很容易。我可以不來同你講一句話，拉一回手，在你的生前，也不來你墳前憑弔你一次，在你的死後。倘使你有力，你可以深鎖了你的園門，再在園門外頭，築起一座高得可以的宮牆，你可以拒絕了我的掙扎，更可以阻止了我的徬徨，你真的討厭我嗎？可以，可以。我可以同你分手到另一個世界去，死也不同你葬在同一個墓園。如其你覺得我還有些力量，在你的園地裏作怪，你可以把我處置死在不知名的道傍，像一朵蒼白的薔薇，將它揉碎，一瓣瓣的分散，拋在塵埃，不給它再開。

真的，我太渺小了，並且你還說我太「幼稚」。什麼叫「幼稚」？我問。你回答我：「我總覺得你還是在沒成熟時代，這便是「幼稚」。』是的，朋友，「你總覺得」這便是「我的幼稚。」我太幼稚了嗎？我倒不知道。樹要開花，先得發芽。月亮要圓，先得殘缺，你諒。可是，朋友，殘缺的月，深綠的芽，是有多麼愛人！

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簡直是一株樹，長在你的生命的園地裏。如其你不高興我長成；生出碩大的葉子，開出碩大的花，結出碩大的果，你可以取出斧頭來，把我砍掉，連根子也拔起來，不要留給我一些生機。這是你的自由，你有權把我生，你有權送我死。誰叫我不先做了圓的月亮，開花的樹呢？朋友，你可以使出你的威權，把我葬送在不知名的道傍，使其永此的沉淪而消喪。因為這是你的刑罰，還說什麼？

可是，却要知道，「愛好」是人的性命一樣。有鴉片癮的人，你硬不給他鴉片吃，簡直是殘忍，雖然鴉片並不是好的愛好。人得不到他的愛好，是有多麼的不幸，但是殘忍了的有知識的動物，不幸也只有你的不幸，反正人是隔膜的，誰也管不了誰。誰有力量誰是王，死也應該，用不着埋怨，埋怨也徒然！

不過啊，不過，我追求着過去的幻夢，再看到眼前的實現，和推測着未來的糾紛；希望跌死在望不到的海上，毀滅佔領了空空的心。朋友，你說，叫我發些什麼聲音才好呢？

● 做了一次送喪的人

我並不覺得悲哀，惋惜，或是傷感；在我做了一次送喪的人回來以後。知道了花難長好，那你在花謝時何必要多一番煩惱；曉得了月不時圓，那你在月缺時簡直不必去悵惘，煩惱了未必見得是多情，悵惘着難道會顯露了你慈善的情緒？如其你說這便是沒有情感的人；朋友！那追悼陣亡戰士們的追悼會，情感又是怎樣呢？你說。人究竟總是人，在生的圈子裏，他們的「藝術」，大概老早隨着童年而消逝了。不然除非你做了一次被送喪的人以後！

棺材在前頭跑，送喪的人在後面追，路上的人在旁邊看。你說，這是一齣什麼把戲？大家懷着一樣的悲哀，然而却各樣安下了一副心腸；死了的盼他再生，生着的總希望快死，死了既這樣的可憐，活着的又那樣艱難，我不知道人的同情，何以在生和死的中間，才能盡情的表現了出來呢？鴛鴦在生的時候，不能離開，然而在死的時候，也不能獨存；秋雁也一樣的不能離了羣衆，在她的生前和死後。你說吧。

，這禽獸的情感，是有多麼可憧憬的羨慕呢！

棺材抬到了山莊，哭的聲音，衝破了寂寞的曠野，抬棺材的人們的臭汗，流滿了雙頰，哭的人是悲傷，抬棺材的是感謝。悲傷爲了情感，感謝却爲了生活；假使活着的不死，哭的將無悲傷，抬棺材的人豈不要喪失了一天的麵包？悲傷和感謝，一樣的來自靈府的源頭，却兩樣的用。究竟，這悲傷，這感謝，那樣是應當？我也不知道，朋友，你說呀！

好像春天的細雨，也有下得討厭的一天，於是便晴。晴了更現得快慰。哭的人疲倦了，於是哭後的感覺，也格外來得含着哲理的深刻有趣。大家拋下死人的棺材，讓牠在淒涼的，又寂靜的野寺裏獨留！一剎間，生和死的那僅存的默契也消失了。過去的，全是夢，也許就是死——這生和死中間留戀的死。可不是？人和人誰都留戀不了誰，一直由有知覺到沒知覺；何況，這生和死的牽連呢？人爲了一切社會牽連的擺佈，便演出各樣各式的悲歡離合，請問這是真的嗎？我想：如其在死的時

候，是值得那樣的一回事，來，來，我們還不如在生的圈子裏，表演一些真誠和大自然的好的，何必又那樣的不相容呢？

大家在歸途上，都帶了一些沉默和悲哀。你看我，我又看你，誰也不願意說一句話。猜不破的啞謎，都橫在各自的心頭，我觀察，又推測。忽的一個安琪兒般的女人，在汽車裏飛也似的掠過道傍，大家像枯枝的抽出了芽，草衝出了土，被春風吹醒了來。悲哀走錯了路，意志衝出了情感，你看我，我又看你，誰也會願意來說一句話呢？

娼妓般的人生，在燭影搖紅裏一度的相逢，是偶然，冷淡了，也是偶然！要好時用不着多情，冷淡了也有何必咀咒？然而我總不覺得悲哀，惋惜，或是傷感，在我做了一次送喪的人回來以後。

● 熱

——給朋友們——

「……是青春還沒讓牠溜過了你的年華，熱烘烘的一腔戀愛火焰，你就得叫牠自由的奔放；尋着了收容熱愛的地方，那你又何必一定要嫌牠是缺少了什麼寶藏？曉得自己熱愛的燃燒，便公然的來表現由你的胸膛；要知道，這並不是什麼恥辱和淫蕩，這只是一種天然與堂皇！不讓自己熱愛的奔放，這同不許會說話的人說話，又什麼會兩樣？西方的女人呵，她們多聰明多漂亮，她們不讓自己爲了戀愛沒處啓洩而淒涼！多麼 Active 的西方女人呵，這正是她們個性的不會滅亡。然而可憐呵，這些太 Passive 了的我們女人呵，她們曾爲了戀愛而彷徨！這禮教，這習俗，朋友，你說呀，僅僅才談到戀愛呢！

本來，戀愛正同麵包一樣的須要；麵色來支着人的軀殼，戀愛來提攜着人的魂靈！爲了麵包，於是乎做了強盜；那並不值得怎樣驚異的一回事；爲了戀愛，那你

拚命的爲了自己飽滿，又怕什麼來譏笑呢？教馴了的鸚鵡和百靈的婉轉歌吟，反不如牠在深林裏茫然的自唱，失去了個性本能的排演，這又那裏會像天然的有趣呢？戀愛是跟隨着個性。社會習俗的牽制，朋友，這裏只有虛僞！——可憐的我們那些女人呵，個性的毀滅，這正是人類的快崩潰！西方的女人多有胆量，她們都真實，爲的她們Active。你說吧，人免不了麵包便得追尋，離不開的戀愛，爲什麼探討了會羞怯？朋友，你且告訴我！

但是，請你再說呀，缺少了麵包，便得追尋，追尋着了你还嫌牠粗劣和輕微嗎？一樣的麵包不管牠粗和劣，只要能止得這饑和餓。同樣的，戀愛是須要。得到了戀愛，還嫌什麼不像幻夢裏那樣美麗呢？戀愛只是 Equality and Freedom。人更能表現自己，女人更要做得Active，戀愛一樣的要由大家去發洩，不論收獲是黃金般美麗或魔鬼般醜陋！然而我們的女人呵，……羞恥……人類要毀滅！

.....

黃昏，夜色充滿了人間。喪失了夜的能力的上海市，光明淒然在發笑！我茫茫然走出Paris影戲院，失去了心靈般我彷徨在霞飛路上。「Single Standard」(再戀)，葛萊泰嘉寶演得多有力量！這深刻的 Story 呵，在中國是多麼的需要！「再戀」結構得多緊張，然而事實只不過是很簡單：

「一位天真的女郎，她知道自己，自由的自己。包圍她的，她都知道是虛偽，人類的不幸。她需要戀愛，便不怕人家譏笑的在追求。她更知道戀愛的 Equality 和 Freedom。」

「我是個汽車夫呀，你同我要好，人家要說話的！」她的戀人汽車夫是這樣拒絕她的愛。然而多麼有力量的女郎呵，她只說：

「戀愛怕什麼「人家」呢？更說什麼汽車夫呢？我愛你，我愛你！」但是汽車夫不幸死了，她苦悶。她又遇到一位美術家航海家，又是愛！結果分離了，才同另一位男人結婚……」（當然，事實不會簡單得像這樣。）

『多麼Active的女人呵，戀愛，再戀。我讚美你的勇敢，我讚美你個性的強有力，和你的真誠！虛偽了的人，還有什麼值得留戀呢？』我默然的想。

馬路上，來的去的，肉的香，女人的影子。我羨慕西方的女人，我更愛她。『我們的女人呵，人類等着你們的提攜，崩潰須要你們的彌補。拋開了虛偽，由Positive跑到Active那條線上去吧！』我還是想，腳一樣的向前走。

到了家走進黑暗的小樓，壁上圖畫裏的女神正向着我笑，我更飄然了。心扉似乎有人在推敲，淒然的，我在日記簿上寫下上面那一段。朋友，我須要我的情人，雖然我也知道我窮得可憐。然而你說呀，不這樣又待怎樣呢？我更須寫些什麼呢？心火是在燃燒得這樣的利害呀！

種四第書叢分九秋千

裏窩被在

分九洋大價實册每
分九號掛分一費寄

著作者 傅 紅 蓼

發行者 千 秋 出 版 社
上海卡德路
五三弄四號

印刷者 大 方 印 務 局
上海卡德路
一五三弄四號

民國廿三年九月初版

究必印翻・有所權版

82

33424



每

秋千